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姚濬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丁卯盡四月四日癸未

十七日丁卯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

臣僚上言切讀臣僚章疏論列張浚罪狀非一致有跋

扈不臣之迹臣愚伏望陛下將所除張浚資政殿大學

士指揮特賜寵罷候勅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落資政殿大學士告詞勅授鉞專征宜懋圖功之畧喪師失律難逃誤國之刑矧衆積于罪尤致深駭于聞聽大臣乃爾公議謂何張浚早以時才幸蒙器使亟躋榮于仕路遂集長于本兵權貽竊位之譏首建興戎之議旋分權于帥閫闕二字寛西顧之憂乃玩敵于邊陲因以召南侵之侮輕失五路坐困四川兵潰莫收怨結于下始嫁敗亡之

禍斬將及于無辜繼陳克復之功露章輕以罔上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省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敢行赦宥仍擅恩封朕將畧其不貸之愆以盡曲全之意肆加嚴名輒慢令以辭行仰冀要權猶括民而求媚妄作至此夫誰可欺俾遂釋于樞機且務全于體貌彈章薦至寵典難私其鐫秘殿之華往即貢祠之逸昔高宗鬼方之伐戒勿用于小人而王恢馬邑之謀罪必加于戎首今朕為汝特屈常刑尚服寬恩無忘省

咎可落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祠　尚書省劄子臣僚
上言竊聞近者三省初晝降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續有旨落職依舊宮
觀外廷傳播誠未厭服蓋人君所倚以為輕重者大臣
也百官所視以為表儀者大臣也大臣而有不臣之迹
將無以訓迪在位百執而於堂陛之嚴尤不可不戒也
況今日危難之時乎臣謂君臣之道施報而已使臣以
禮者君之所以施也事君以忠者臣之所以當報也施而

不報是不忠也臣而不忠是不臣也况為大臣乎陛下擢浚而不次用之付與之權幾半天下施人之禮可謂厚矣浚之敗事誤國報稱蔑然浚若知有朝廷則必畏懼循省求為補過之實乃復跋扈見于不臣之迹日甚一日前此銜冤抱恨投愬于陛下之前者無慮數千萬言皆陛下所詳知臣故不更詳言之也為大臣而不知有朝廷其不臣莫大焉臣尚意浚至國門之外必俯伏待罪豈有面目敢近清光不謂其狠傲不恤偃蹇自如

遂安厥位逮臣與常同録白章疏以示之後方具請已而不甘聽朝廷行遣指揮忿然即行觀其造朝尚敢如此陛下雖容恕公議之所不容也公議可畏臣其可但已也陛下方開公道明賞罰若浚之臣不竄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宫祠自便所至必有以動揺人心者為害非一臣愚望欲聖斷早賜睿旨施行伏候勅旨　臣僚上言臣嘗觀舜去四凶而共工驩兜三苗曰流之放之竄之而已至鯀則曰殛之蓋鯀平水土九載績用弗成

誤及天下非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朋黨三苗之饕餮而已此罪所以獨重也恭惟國家渡江以來雖爲削弱然秦根本之地尚存也陛下付張浚樞柄之重假以便宜之權自關以外使浚專之其委任之意豈特使浚保守川陜而已哉蓋欲壯根本之勢漸圖經制兩河以復中原也浚既不能謹守尚存之地乃舉三十萬之衆一旦委之敵人盡失五路遂使敵騎乘勝長驅侵犯川蜀浚方引兵退處安穩之地殘虐四川爲剌膚錐髓之橫

欽受命五路所失地土人民甲兵財物不知幾百萬豈特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乎浚之一身何足以謝川陜生靈哉若其輕率妄作僭傲不恭之事則臣前章已具奏陳更不煩瀆聖聰自陛下灼知其罪命使代之名浚還朝天下孰不企望公朝明正典刑投之蠻荒以禦魑魅今尚祠館優秩安居便地誠未足以厭服公論欲望睿斷不疑謫浚散官竄之嶺表以為誤國之戒以慰天下之望伏候勅旨貼黃稱契勘昨來敵騎渡江滕康劉珏以

措置乖方尚猶謫授分司之官湖南拘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欲望睿明比照輕重施行二十一日辛未張浚福州居住仍令本州撥借官田一十頃　臣僚上言近者三上章論列張浚敗師誤國不臣跋扈等事陛下罷浚樞密府落浚職名初若欲正浚之罪以示天下而聖慈寛貸聖恕包容格屈邦憲未厭公論盖祿以祠宮處之善地皆非浚所當得者乃復給借官田以繼其富是以賞之臣所未喻也浚之敗師誤國舉五路而棄之雖

身膏斧鉞不足以謝平三十萬之衆浚之不臣跋扈不知有朝廷雖投畀魑魅不足以快忠臣義士之憤若浚之罪無可矜者今縱已廢亦不復用然川陜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反側視浚之去留與夫得罪之輕重以為安危則浚之竄殛其可緩邪五路叛師初非得已若正浚之罪則叛兵歸順不約而同四川貧民不堪歛取之酷恨不食其肉若正浚之罪則遠情慰安不戒而孚朝廷以浚之所以得罪之因明正典刑以播告之亟遣使

懷詔撫諭正今日之罪前此後以還朝為名遲迴逾年
竭四川公私之財以歸助行在軍須之費其實自為身
謀厚㗋一行官吏士卒以買其情口食犒設賜予之類
無藝徃徃錢物不明不可稽考原後之設心尤可罪也
逮茲去位聞有懇懇泣涕唱為不平之語者後之門下
黨與有力焉臣謂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撥借官田
川陝傳播豈不揺動朝廷播告之意臣愚欲望聖斷早
賜睿旨改正取進止三月二十八日同奉聖旨前降借

撥官田指揮更不施行

四月一日庚辰朔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近論列知樞密院張浚昨宣撫處置川陜等路喪師失地敗事誤國已降指揮落職宫祠令於福州居住陛下厚恩特寛典憲臣聞浚所引以參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横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險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

欲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將帥多以為未可乎羽
弗思金人詭詐不測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
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乎羽之謀也富平
既敗後獨罪趙哲為不用命已斬哲後知其失出榜盡
釋其餘將佐之罪乎羽至鳳翔不以為然復欲斬慕洧
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叛亡乎羽所致
也五路既失後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庶措置稍
就緒乎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關子

羽至必欲殺而後已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為宣撫副使子羽乃于淩求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淩已有施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敢不禀承淩亦為其所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子羽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淩到即出迎于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為人臣偃蹇不恭慢侮有如是

者乎不正明刑罰慰公議伏望睿斷早賜竄殛少快秦
蜀將士軍民怨憤之氣取進止四月一日三省同奉聖
旨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　又臣
僚上言臣聞惟辟作威所以御世若其施之或輕或重
失其當則不足以為御世之術必考核其實置諸典刑
參合公論厭服人心然後為稱故其威罰之行足以使
人震恐莫不懲革當舜之時四罪而天下咸服蓋出於
此臣切見頃年張浚宣撫川陝而幕府用事所言皆聽

莫如子羽一介小人愚憯無識輕躁寡謀強愎自用專主軍職昧金人之詭計賛富平之大舉喪敗師徒十餘萬衆其罪一也陰懷私忿力沮曲端出奇之策妨功害能掩蔽趙哲鏖戰之勲恥己謀之貽敗規移咎于他人既斬趙哲復害曲端冤陷二人一方怨怒其罪二也妄殺二將已失人心仍肆讒誣淫刑以逞其他將士日虞濫及懷不自安率衆叛去致我師携貳敵勢日張全陜之境不復能保其罪三也子羽被旨召赴行在不奉君

命徑歸里地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其罪
四也夫秦蜀禍敗不可勝言推其所自子羽實為之首
今因臣寮論列止于落職宮祠揆之典憲是為失刑士
論人心皆未允愜伏望聖慈特加睿斷盡削子羽官資
流竄遐荒以謝一方少伸將士之怨憤庶收既失之人
心以為天下臣子之戒伏候勅旨
四日癸未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臣僚
上言伏覩陛下奮發英斷罷黜張浚以正誤國之罪中

外傳説孰不欣快臣嘗攷之公論以謂後之所行皆屬官劉子羽程唐馮康國為之謀康國雖已蒙放罷而子羽尚為寶文閣直學士程唐為寶文閣學士知瀘州其罪在康國之上臣豈不論也子羽凶暴殘刻敢於為惡首倡富平之議遂致全秦之失後殺趙哲曲端謀皆出于子羽端哲既死後猶出黄榜安慰諸將而子羽獨于軍衆之前詈辱喬將慕洧及曲端部曲張中寧等恐以軍法洧等不堪愧抑遂降偽境子羽在後幕中最為横

恣睢浚之氣焰亦畏其扶持莫敢誰何川陜之人切齒恨怨願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朝廷即遣其壻捆載順流而下及被名命乗舟出峽又攜爲嬖與姬妾數人遶陸先歸福建安居至日聞浚至撫州自數境來迎于路已而復歸至今不至行在人臣有敢傲慢不恭如此逆其用心視朝廷爲何如哉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天聖中乞憐于貫之門媼因得見于庭方貫抗禮坐于其側飲以巵酒若飼奴僕然唐不耻也因獻

渾金佛羅漢像一堂得成都府路提舉茶馬唐旣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于貫之宅前盡蓄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之日唐為製錦繡帟幕地衣依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為壽而獻焉凡此所費悉出于茶馬司侵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後契合故後喜之用為幕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今罪狀敗露猶為瀘南之帥輕率生事豈不致寇後之處唐唐之自處則善矣奈朝廷何奈生靈何

二人之罪狼藉貫盈若以常法止從褫職斥罷恐不足以為小人之戒欲望英斷特賜貶竄施行而予羽比之程唐其罪尤重陛下寬仁縱不欲明賜誅夷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張栻為公墓誌曰太上帝即位二年張忠獻公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雅志欲圖敵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

州號令五路會聞敵窺江淮議為牽制合五路兵進至
富平與敵遇我衆不能支敵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
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䕫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
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
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騎直抵秦
州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
無所歸怨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
軍復振公命騎將吳玠栅和尚原守大散關敵不敢犯

紹興元年夏始聚兵来攻玠敗之秋復来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徙治閬中公留闗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路經畧使戍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爲守備計閉闗塞堡二鎮病之張公亟名玠彦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稱制拜公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謂敵用騎兵利冲突在我當先棚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茂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獨彦頗易公

之說是歳十二月敵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彦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急邀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且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三百里中少止以公遺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急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𠀤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嶺敵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

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於此死與公決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敵遊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等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乃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為壁壘于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敵至中夜斥堠將遣人報曰敵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

云今日敵至欲避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敵矢傷公即爭代公處之頃之復有來報曰敵退矣乃還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為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力為書為張公言某在此敵決不能越無為輕動揺張公用公言乃定敵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為我言于爾帥來戰即來戰我有死何

拓也先是梁洋官司之積公悉已徙置敵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癘疫且作遂遁去爲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敵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栅敵之喪失莫甚于此役方是時金大帥薩里罕烏珠輩近于蜀日夜聚謀其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

以身當兵沖將士視公感激爭欲死全蜀境公還興元乃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怙亂山谷間者悉捕以狥自是兵勢日振方便扼遠畧然張公已困于讒公亦被罪矣是歲除寳文閣直學士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修淮漢守備勵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禄歸　追復趙哲官告詞勑曰朕惟公道未開私議相勝橫逆之至非口舌所能爭是非之分及成敗而後定念折衝之故將久稱屈

于師言宜復崇階用光幽壤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趙哲學通三畧智過萬人早持使節之華屢啓戎行之
乘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壯士欲言悵滕公之
不見百身顧贖賦黃鳥以增悲具還橫列之名用假廉
平之重庶幾精爽尚克歆承可特追復親衛大夫明州
觀察使　張浚奏乞斥逺公議　行狀曰公時以赴福州
居任知敵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
罪逺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

曰臣切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
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
三年秋尼堪有覬覦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
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
悉也自後九月余覩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
難稍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
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饑風進退未逞先是朝廷
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金實畏之於四月遣

致堯還其詞姚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撤行金之氣力固已復甦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來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切惟此敵傾我社稷壞我陵寢邀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于中其勢不兩立必求援于金借使暫和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之

士卒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為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陜之師使積年迍邅者無懈惰懐望之意江淮川陜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積大業臣奉使川陜切見主兵官除吴玠王彦闗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吴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

可統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　吴玠克秦鳳隴州　初六日吴玠及烏珠戰于鳳州初七日又戰王師皆勝遂收復秦鳳隴州　吴玠改授定國將軍節度使川陜宣撫處置副使　知壽春府羅興以其府叛附于劉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五月盡七月

五月韓世忠自鎮江府來朝

五日甲寅岳飛克郢州朱勝非自再為宰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淮南等各據要害以經畧淮北荆襄又奏

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蹴敵而退可以保境今陷于金所當先取者乃除岳飛江西舒蘄及湖北諸州制置使俾自江趨戰又使淮西軍合勢併進以掎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無所責任勝非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算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餉師衆素飽故皆奮勇以進於是朝廷以牛臯習知漢上地利遂俾從飛飛即辟臯爲唐鄧郢安撫副使兼統踏白

軍皐自歸朝朝廷授以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兼知蔡
州未到治所番偽沓至戰無虚日朝廷恐皐終困偽地
即詔歸行在皐見上因陳偽齊之滅亡中原可復之計
有進士郭良馬驥姚時行者皆補文資至是飛得皐甚
喜知大功必成改皐爲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
中統制軍既發飛命不得踐民禾稼秋毫不敢犯至郢
州令荆超降超不從有知長壽縣劉楫者登城發言不
順飛怒令軍中城破必生致劉楫既得超已投崖而死

生擒劉某至飛令凌遲斬之　岳飛克襄陽府偽知襄陽府李成聞已失郢州荆超投崖死乃棄城而去王師遂入襄陽又進復唐州

六月太白晝見熒惑犯北斗　岳飛克隨州初岳飛命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臯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既而糧未盡而城拔悉推其功與憲且曰吾之存心者國事耳功何爭為君子多臯之不伐生執偽知州王嵩送襄陽府凌遲處斬飛取京西數州董先

頗有功先以紹興三年來降飛飛用為選鋒軍統制

七月劉光世來朝　吳玠加檢校少保吳玠進官賞饒

風闕之功也　御史中丞辛炳出知漳州辛炳為御史

中丞屢言執政大臣之罪而黜罷之朱夢說見當時尚

禽色之樂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而未還中原陷沒而

未復萬民塗炭而不安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乃貽書于

炳責炳不諫炳惶恐袖夢說之書上殿奏陳上不悦時

夢説為岳飛軍幹辦公事乃諭飛罷之飛厚賻夢說而

謝遣之炳亦請外補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夢說

字肖隱嚴州人徽宗時屢獻直言後登進士第累遷泰

州軍事推官飛聞其賢辟為幹辦公事　中興姓氏録

曰朱夢說字肖隱嚴州博學有為國憂民之心政和間

見宮中奢侈內侍亂政小人滿朝賢士竄盡乃於五年

正月六年九月皆上書言天下事七年又上言入仕之

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重又曰天下搜採

花木製置什物京師置局修造又曰諸路漕司無積年

之儲需用有借支之弊又曰東南困于水潦西北擾于
强隣州縣嚴于督責良民弊于斂配又曰陛下累層巒
以爲麋鹿之苑浚汚池以爲魚鱉之宅起樓觀以爲禽
獸之籠又曰宦官委任華重名動四方營起私第强奪
民產名園甲第雄冠京師賣官鬻爵貨賂公行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蓋位高而不可仰勢大而不可制官人以
爵而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
是非祿養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敢

達乞斬臣頭以令於市又上言宰相力言官官者之害願力為天子言之無恣目前之欲以階後來之禍其大畧如此徽宗不悦士大夫皆傳其言後以進士及第靖康初開府儀曹孟鉞乞召夢說而用之未之召及至金人陷京師後累遷泰州軍事推官湖北京師宣撫使岳飛聞其賢辟為幹辦公事隨飛入朝復見當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上書于御史中丞辛炳責其不諫炳携

書奏上不悅諭飛罷之飛厚贈夢說而謝遣之　朱夢說進徽宗皇帝時務策臣聞為武職者必欲適草莽冒矢石奮不顧身誓以革囊裹尸而後已至于攻城陷陣被堅破敵出萬死一生之誠然後能壯國威立殊勳者何哉蓋忠精之氣副之以勇敢使其有不能自已者矣為文臣者豈其不然乎當蒙父兄之教考聖賢之書必欲致身于青雲之上佐君澤民使功名垂萬世德澤流後昆而後已及其上不見知于其時豈肯甘心淒淒然

為窮人與萬物同腐哉即欲立一危言効一竒節時之得失為萬乗一言倘蒙省悟則民受其賜或忤聖聰則自陷鼎鑊玆亦士之素志矣臣愚雖不能披堅執鋭効死于軍前實欲獻言進策膏身于斧鉞臣嘗于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兩凂聖慈矣既蒙陛下赦其戆直不加誅戮而臣尚不知悛敢于觸鱗犯諱者何哉玆亦忠義之氣使臣不能自已者矣然方今平治之極臣復何言哉而臣切以為累

崇高者難為力享安榮者易以驕陛下既臻平治如此豈易為力哉當少加畏慎而無肆怠忽可也臣觀今日之失有三太何謂三太曰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官寺之權太盛臣所以持芻蕘之見冀裨聖德之萬一然臣知此言之上獻陛下見怒亦死不見怒亦死陛下見怒臣當死于輦轂之下倘蒙陛下加䘏而不見怒臣不死于道路即死于囹圄何則蓋用事之臣必假手于人以他事致死而後已蓋欲杜絕後來之言也願陛

下備閱而詳察之或上忤聖慈先賜誅戮使得知漢晁錯王章不死于他人之手免為唐李世良孟昭圖臣將甘心焉夫將欲任之必有以考之既能考之必知所以因之既知所以因之然後可以責之矣責之必有功効此任人之要也夫將欲出之當量所以入之必知所以節之既知所以節之然後可以用之其用必無匱此用財之道也夫將愛之必知其所以寵之既欲寵之必知所以福之既知所以福之然後可以享富貴矣其富貴

必長保此馭下之制也夫任人不因其材而責之則敗
將及之矣焉可以勝其任哉用財不量其入而用之則
弊將及之矣烏可以給足哉或愛人而寵之不得其制
則禍將及之矣烏可以保其久處哉今者入仕之源太
濁豈非所謂用人責之不因其方乎不急之務太繁豈
非所謂用財不究其源乎宦寺之權太盛豈非所謂愛
人寵之不得其制乎臣覩陛下崇三舍養育人才月書
季考鄉舉里選蓋欲責其成才而攷其素行使天下之

材由學校而興不欲以請謁之弊得以萌其心奔競之弊得以逞其欲此陛下聖意高遠非淺近者之所可及知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養賢之意仕進之源既不考其言行之實又不詢其鄉曲之譽而顧任之人以科舉之途遠以請托之途捷馳騁乎府寺之庭出入乎王公之第以財獲用者班班可數因賂得官者比比皆是道路之間見盛騶從而馳者其人必肅腰金而騁者其家必富何則蓋輸金貫勢而致然也昔有唐張克勤開元

閒欲以其五品官推與其甥而裴度直以謂壞有司法
啓後來買爵之端不可許嗚呼可謂識大體矣今者以
此陳乞欲與無服異姓者又不可勝數而陛下悉賜俞
允致四方之人湊于京師者納賄于權門積玉于勢地
皆有定值昔之賣官錢入私門者無過是也傷風敗俗
自是而始陛下曾一念乎又嘗見縉紳之士競欲取媚
于權門之竽悉與市廛易古器鬻畫圖得一珍異之玩
即偕價而求售爭妍而乞憐倘合其意美官要職指日

可得儒衣冠而為侯門之僕賣恬不為恥歷臺省者以親姻而獲用不問人才之賢否子姪悉居侍從英俊沉于下僚古人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今百官不正民奚為而克正哉又曰源清則流長今賢不肖混淆於朝廷之上則入仕之途奚為而克清哉臣嘗言之曰因襲造物收採花石而得官者非無知之豪民即放停之胥吏是等之人誠宜遠逐烏可厠之士大夫之列哉何則留之又無寸能足以備緩急之用去之又不減國家之員

數徒糜爵賞而玷朝冠耳然是選也當責之於宰輔之
臣何哉蓋天子職在于論相而已為宰相者宜如何哉
當分任郡司統以庶職量才擢用先德後言以上副明
天子仰成之德下克爲鼎鼐燮調之重然則宰相之職
為至重而其所責亦不輕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董
正治官蓋謂是也臣謂陛下當責之以其專凡立之以
其法舉得其人則均受其賞或濫其選則獨被其責此
唐所謂有不職在舉者正此義也則彼焉敢不崇尚名

節抑去浮華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揚清激濁為天下公哉則源不澄而自清矣上追唐虞熙載之美下躡文王多士以寧之風豈不美歟夫不急之務者天下搜採花石四方製置什物京師局修造是也夫花石愈多什物愈工而愈巧修造愈煩而愈費此不可不知也臣竊聞蘇杭之局已罷去臣實謂天下幸甚然伏見水舟起什物斗馬般載花石道路上下交錯臣實有疑焉臣竊謂古之英斷之主勇于所欲為而為斷以所欲去而去

既以彼為非此亦未為是故當一切罷去知惡不能去

春秋所以譏之而又況飾宮觀疊危山檐楹繪以丹臒

梁棟飾以珠玉費用不貲目擊可見驅役丁匠逃竄無

方科責士庶吁嗟道路耗祖宗積累之財殫府庫歷年

之蓄陛下豈不為寒心乎古云有之仍舊貫何必改作

孔子取焉唐魏徵曰功成不廢即與其舊除其不急德

之次也以此則去廣殿處卑宮為上德也可知矣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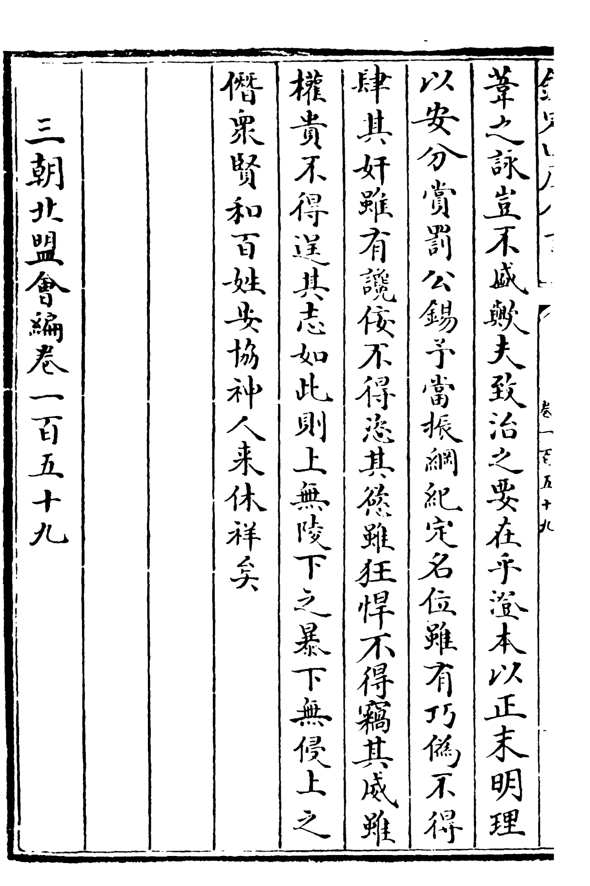
堯舜之君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棌椽不斵者豈好甘窮

約哉蓋聖人之存心必以天下為懐兆民為念不敢先已之樂而後人之憂不惟下愛民力又將遺子孫于恭儉也雖有九年之水而民無菜色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耳陛下既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須使典謨訓誥之文播于萬世為萬全之聖主焉可使纎瑕以累聖哉臣伏聞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借支之弊若以今昇平之久士歌于野何施而不可萬一有水旱相乘盜賊竊發陛下將須之民乎須之國乎臣又聞東南困於水

潦西北撓於强隣州縣嚴於督責良民斃於斂配如此
雖名爲比屋可封之俗實無安堵之民以京師觀之固
爲家給人足矣若以天下觀之四方之民雖不衣牛馬之
衣食犬馬之食然接新之儲亦蔑如也臣又聞淮甸之
間流民餓莩尸枕相屬有司畏罪而不敢聞長吏欲賑而
無術致陛下仁恩惠澤不能遍及萬方良可爲太息也
臣雖無雄才以濟時用實敢以丹言上忤聖意而不避
罪也陛下倘若輟後苑木石花竹之費下濟於民亦可

以日活千萬矣水之流行災福所係前年秋水遂致汎漲漂沒廬舍河流妄行沖敗堤埽上天之意豈無致然乎尚未聞陛下有罪己之詔去年賊水復爾暴至不知所從來豈民之災運適當其時在天數有不可逃乎豈天意諄諄覺悟陛下乎尋聞李綱因言而獲罪張勸緣諫而見黜夫人君之用必貴以忠義為先倘或附下罔上則在所不赦蓋欲忠言嘉謨日陳于前縱面折庭諍尚且優容之期于日聞所未聞也臣嘗聞孟子之書至

于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孟子之意雖欲救當時之弊臣切以孟子之言為失夫君雖視臣如犬馬臣亦當竭犬馬之力以報馬可視之如國人乎臣觀李綱張勸不欲負陛下平昔眷遇之厚恩欲盡犬馬之報陛下堯舜之聖而遽負二臣乎又聞擇起樓觀以為禽戰之籠臣恐傷陛下仁民愛物之美化陛下何不任山川以遊麋鹿因江河以澤魚鱉寬宇宙以籠禽獸使聖人之德及乎幽深高遠邁唐虞若乎之歌追成周行



莘之詠豈不盛歟夫致治之要在乎澄本以正末明理以安分賞罰公錫予當振綱紀定名位雖有巧僞不得肆其奸雖有讒佞不得恣其欲雖狂悍不得竊其威雖權貴不得逞其志如此則上無陵下之暴下無侵上之僭衆賢和百姓安協神人來休祥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七月盡其月

臣竊見邇者宦寺之權太盛其非所謂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歟夫本既不澄末將若之何理既不明分將若之何理既不明下之蘖漸萌而不可制也然上古設是職

也豈謂是哉陛下必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權遵之以師傅之重乎自周而下至于秦漢隋唐守成之君喜便佞親近習而執政以為君側之人不敢相制授受之際俯伏聽命而已至喉舌之命臺省之任一関其手于是乎宋有伊戾齊有易牙秦有趙高漢有張讓遂至于竊擴威柄傾覆神器夫朝有一臣尚至于如是況師保傅者盈于道路乎專位奪權疇克免哉昔漢明帝以郎官為應列宿而不肯輕授況三公之貴重哉而

又委任華重名動四方營造私第強奪民產名園甲舍雄冠京輦賣官鬻爵貨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蓋以位高而不可抑勢大而不可制也在漢唐之世骨鯁之士交章上疏力爭于朝雖死不顧尚不能奪其權而沮其勢況默默而不敢言者乎傳曰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者言愛人富之而不得其制也夫物禁太盛日盈則昃月滿則虧理之必然也陛下既愛之寵之須使有克終之

美無有顛覆之患不可過分踰制少有罪釁有輙爪竊
車之怒于是雖悔何及又安能保其富貴哉前日所訴
之敗乃其驗也臣之此言雖甚妄狂恐亦可以為書紳
之戒臣愚以為入仕之源太濁者蓋緣宦寺之權太甚
何則入其門者必驟昇朝列靡有資限鮮廉寡耻爭趣
競進致名節之士高飛遠引如此則仕進之源無時而
可清也不急之務太繁者亦宦寺之權太盛何則領職
之官託親近以為威權假出入以為禍福徒知權貨之

務入千萬殊不知四方府庫日以殫竭止欲求媚聖意
輕摇上心今年以何第可修明年以若苑可葺興工董
役以春繼秋伐木空山運土塞路農民失業曾不加惜
耗國蠹財莫甚於此如此則營繕之局無時可已也官
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之罪而所屬不敢
究其是非上忤聖聰而多蒙赦貸下觸權貴而禍不旋
踵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權重而不知天子之道尊
傍其門墻獲其引用者難若登瀛及其取聖旨獲内降

易如反掌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門髙而不知九重之
禁嚴容勿謂上有明聖之君下有賢能之臣今日諸公
皆忠義之士必無異日之患欲為萬世之計者安可不
審慮而預防之古人以謂履霜堅氷至又曰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其旨微哉其慮深哉臣復以李唐之事言之
其孽起于神龍其釁成于天寳至于代徳之後大權一
去不可收復于時思之可不痛哉臣又聞侈心欲萌則
忌正人侈心已汰則惡直諫自古帝王有此者不惟後

時之悔殊不知近君子者雖嚴正可惡然其志則常以
天下為已憂近小人者雖美愛可好然其意則欲以天
下為已奉以天下為已憂者則以勤儉為先欲以天下
為已奉則以驕奢為尚以勤儉為先者易以安其安必
久以驕奢為尚者易于敗其敗必速臣伏聞掞論獻書
者必于㞋思殿看詳然後敢進稍有觸忌諱即寢而不
上又不知藥不苦不足以治病言不切不足以正非下
情壅遏而不通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禄養之臣畏罪

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達是終無可言之時也更相蒙蔽亦非平治之所宜有也曩者常聞蔡絛獲諫父之罪臣居草萊之下不知所言者何事臣惟聞古人有言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又曰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觀蔡絛果能以國家之事言之于父其于家則為孝子不可為逆父于國則為忠臣不可為謗君可謂一舉而兩得之矣蔡京之有是子也陛下當慶大臣之有子賜手詔襃美獎其後進可也不應嚴賜貶責

以沮忠孝昔唐魏徵之孫謩累言朝廷之得失史臣以為有祖風遂有是以似之之美狄仁傑之孫兼謨封還詔書文宗面諭之曰後或有事不可勿以還詔為憚也又狄梁公之後當副家學不可不勉兹皆美大臣之有繼也張說乃唐之賢宰相也及其子洎輒以諂敗房琯遂有滅族之歎尋亦見刺于史臣元勳之後克有其子者幾何人哉臣常歎方今無忠義之士見有此等事即競口而非笑焉陛下又從而譴之使欲言之臣相與語

曰蔡京尚被薄責我等孤寒少忤聖慈必蒙重戮即竟退縮而不敢前矣如此則是鉗天下之口也臣恐國家之利病無自而徧知聖人之聰明無自而昭澈矣陛下聰明仁聖豈遠堯舜制事致法欲革千載之獘當以古為鑑焉虞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者亦防壅遏之獘也乞檢會臣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所進之書參賜詳酌或稍可採遠方之獻一切絶之土木之役無使復之仕進之源嚴賜精選官寺之職立以

資限千載之典陛下一旦皆與復矣其節制作乞權賜省罷俟年歲豐登倉廩充積然後議實億兆之幸也倘以狂妄寒生輒敢以亂世之事方之盛明之朝則臣之罪萬死矣亦乞斬臣頭以令于市使擅權之人相與語曰我等竊弄威權果來天下之言而今而後亦宜少戢雖不能驟奪其權亦足以少沮其勢茲亦助陛下持綱振紀之萬一也嗚呼撼翹翹之木者不量力撲炎炎之火者必自焚臣非不知今之萬死不可逃臣切以謂國

有直臣天下無慮狂夫之言聖人採焉陛下今日之失臺諫之臣知而不言即為罔上不知而不言即為曠職彼乃自持禄養以專事沉黙而不敢言豈陛下務自勝而惡聞過哉臣切恐萬世之下擬議為矜能護失杜絶言路之主不得與堯舜齊驅並駕臣所以捨一介草茅之賤命當鼎鑊必死之嚴誅願陛下念臣眷眷之意少加聽採則天下幸甚臣無任冒死上言　上宰相書其

聞人之病以藥為醫國之有病以言為醫當醫于未病

之前若言不可發于已危之後其觀今日之病雖未至
于膏肓亦不止于膚腠矣閣下國之良醫也其願持砭
石為左右之助焉閣下能納之乎然其亦嘗不避誅戮
上言天子矣或者謂匹夫之賤欲干人主之知者常以
諛言軟語揄揚聖德歌詠時政假左右之人為之先容
然後可以致身于青雲之上今某無名之賤士不能附
權貴敢以逆耳之言上瀆聖聰是猶一縷之絲引千鈞
之重可謂太不知量也縱累言千萬又焉能達九重之

深哉將立見誅戮矣愚殆以為不然夫古之明盛之朝好賢喜士聞一善言固有朝奏而暮召者縱有觸犯忌諱或不嘗貸罪亦旋至安有寢而不報其上書待罪已久竟亦無報使狂狷之人愈生憤懣而不能自已也然區區之意以方今之弊有三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盛夫入仕之源太濁皆緣宦寺之權太盛而致然固當以立資限而澄其獎焉令也既不能達九重之深當求其宰相之賢副天下之望者進其說欲

為萬世建安之策非為一身而求進也將欲圖天下社稷之利也其竊以謂古帝王多恃一己之聰明不為後世子孫之計起苴造鏄言不加恤及其釁成業大方有後世之悔其雖家貧于就養不能徧覽羣經然初嘗馳騁乎古今上下粗歷古人之事愚試言之自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功德之隆者莫先乎武帝光武明皇後世之言人君之聖者亦必以是三君為言也其以為敗漢唐者亦是三君也徒以我之聰明人莫已若駕馭閹宦

若身之運臂無適而不隨假以機密漸漬成風致于孫有不可制之勢也殊不知釁起于當時也武帝數燕後庭潛離館所論奏機事者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遂有顯恭之徒蕭周之禍光武起中興之功要官悉用閹人不復雜他事延平之後委用漸大鄭衆之徒參謀禁中同惡相濟中外服從揺亂區夏漢亦尋滅唐明皇享昇平之日久財饒志足賞僭爵濫委用閹官若父之愛子無欲不從委以要職分提禁兵延及肅代專倚捍

衛至于天祐大權至不可收復三君産漢唐之禍章章可見矣我天子聰明仁聖當遏亂畧于將然杜奸邪于未能烏可起首造鄭蹈是三君之失哉其以為人才混淆財賦不足緣宦寺之權太盛不惟此也又恐後世有難制之勢亦緣今日而起也其所以言尤切焉夫日奉禁廷以承宣太尉為不足必以師保傅為可出其門下者以小使臣為可羞必以團練觀察為足意持節傳命恩固主心伸縮有輕重舉動揺山岳其間甚者有挾氣

術之野夫談命書之賤士或以伶倫而見收或以談諧而獲用或以花石而得官或以煎茶而被命出則奔馳于馬足之後塵入則俛首于尊俎之前列悉皆横金衣紫雜處朝端又有能承顔順意奉一時之歡笑者既蒙不次之陞擢又獲無窮之錫予論其才則無有也又無簪纓之後裔挂籍之名儒口談先王自以身為孔孟語其名節則掃地矣悉沐身薰手願出其門得預姻婭之列者舉族相慶巨鎮雄藩請為其使削百姓之膏血供

無厭之須求奔走饋送動以萬計雖身為禁役之貴人名出于宦寺之門下出擁騶從氣意洋洋入同僕隸則志趣齷齪竟為鄙佞貪沓之士殊無蹇蹇諤諤之節人為之羞已不知耻如此則仕源不清蓋可見矣夫天下之物取索有窮内苑之欲追呼不已邇者聞天子之本懷必牽于左右之慫請敗國蠹政莫此為甚夫修功德市禽鳥採花木徒知九州之珍玩畢集于庭殊不知四方庫藏日見殫竭南金和寶惟貴得而後已豈較數之

多寡氷紈霧縠又且索以非時豈念民之彫獘土木被丹雘狗馬被文繡及其民卒流亡恬不加卹月俸節而不支軍儲支而不繼則財賦不足亦可見矣夫朝廷所以為朝廷者綱紀而已曷為綱紀不過重名器公錫予威不上屈勢不下遷耳人之所以為人者名節而已曷為名節不過嚴分守重進退得志獲時則出以為人志不得時不獲則隐以伸道不為勢屈耳以令之錫予出于私其如紀綱何引用非其人其如名節何且人所畏

者罪與死也人所欲者富與貴也其觀今日之勢罪與死為易得富與貴為難求何則官者用事各立黨類忤其意者害出而禍從出其門者職遷而官驟其易得難求之勢昭然見矣罪與死雖易得在愚之不畏富與貴雖難求在愚之不尚其安能默默無言乎閤下天下之望也日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民有疾苦賴公救之綱紀不修望公提之百官不正賴公董之雨暘愆期望公調之夫富國安民量才任職者宰相之事入以諫其君出不

使人知者人臣之節也古人有言君子居其位則當死其官未得其位則當因辭以明道我將明我道也閤下其如何哉倘上以社稷為念為憂請立為天子言之當以漢唐而為鑑無肆目前之欲陷後來之禍故當杜于未萌不可悔于已兆或恐𦖇君之過傷堯舜都俞之好不欲面折庭爭亦乞繳某之書以進之天子使嚴誅戮身雖死而名不滅又聞龍威車騎私出韓愈以謂馳車馬于巇嶮之地驟龍騏于溪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軍與凡庶爭路天下

其危乎遂忘禁從之貴進切直之諫着布衣待罪于東
上閤門而終不加罪令天子聰明仁聖既無漢唐之過
閤門之賢又非韓愈之可比倘或專事沉默而不言又
不繳某之書以進之于天子則將焉用彼相矣可謂上塞
而下聾矣其如天下社稷何閤下曾聞魏元忠乎亦唐
之一賢也晚節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楚客以布衣
之賤捨當時之失以激其志言終不聽而名節隨喪卒
為萬世之罪人良可惜也顧閤下無繼元忠之失不以

貧賤而棄其言不唯今日之幸亦萬世之幸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庚寅盡十月初三日己丑

八月三日庚寅趙鼎為知樞密事川陝宣撫處置使岳飛為都督湖北荆襄諸軍事當時獻言者謂得泰乃可以制中原朝廷是之乃命樞臣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

軍事岳飛清遠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朝廷欲取荆襄議已定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宰相朱勝非授岳飛以攻取之計又飭飛惟當招來安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民始奏捷止言其人收復平定其州不得輙言殺戮飛一舉復襄陽隨郢之地旣班師授飛節旄其諸將受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奥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

九月初五日辛酉劉豫率北軍南下劉豫僞詔文多指

斥乃遣偽皇子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率衆併金國元帥兵南下麟
與右丞相張昻上書乞據本户下已耕種熟地頃畆爲
率均出每畆錢二百五十文又在坊郭者以五厘錢營
運錢免行錢上附鄉村田畆均敷豫依其請先是岳飛
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川人飛待以為客李成退走歸
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
即遣大節詐為投成歸國是時劉豫方招接江南衣冠

大節遂授劉麟麟待之甚厚授承務郎為皇太子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撫司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既得四川然後發蜀江之舟鼓櫂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喪膽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擣吳會汝以為如何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扼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鋭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大功可必成麟不聽大節既得

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送大節于行在上令引見大節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為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閤門祗候至是偽齊與金人果合兵攻淮甸十四日庚午朱勝非罷宰相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既祥在告上賜親劄云卿因祥祭追慕毀塞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相鄧之間緩急不測機務隨時應變豈容留滯宜來早扶疾之朝朕别有所欲

面道者非可託于麾楮也勝非皇恐入見六月以雨霪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復賜親詔卿以雨霪病在農畝乞解機政乃賢相之所為也賢而不用罪在朕躬卿當為朕汲引賢才補苴罅漏以召和氣以慰民望少蔽朕之不德也勿再有陳牽於常禮勝非以獨當國而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餘服為言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許之俟總章理畢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

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以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去勝非爲宰相也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辯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不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于榻前辯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竦然　岳飛湖北荆襄潭州制置司朝廷以爲王燮制置無功遂罷之乃命

岳飛爲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措置討捕廣賊楊幺令程昌禹上流進兵以候師期

十月初三日己丑以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王繪副之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録曰建炎以來朝廷遣使金國者皆留而不報紹興戊戌秋金人遣先奉使王倫歸且道息兵講和之意須得人往議遂以潘致堯韓肖胄章誼三人往所議未定紹興甲寅又遣魏良

臣王繪副之以行時宰相朱勝非當軸良臣同繪到堂

面請使指云公見上自知又問於趙樞密鼎鼎則曰事成

不在二公不成亦不在二公其所遴選者恐語言應對

間跌脫繪舥然私於良臣曰如此則使人並無責任吾

輩何辜但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蓋趙鼎其初後數不主和議

日良臣與繪對具奏自請使指上一一訓勅詳盡且顧

良臣等曰卿等皆朕親擢良臣等曲謝退到都堂見宰

執具道宣諭之旨諸公唯唯或曰極是或曰只得如此

又聞上宣諭親擢之語朱相曰勝非得旨各具四人姓名上親許二公是出上意繪曰繪輩此行人或以爲使路通決無足慮者繪獨憂之非前日之比朱曰何故繪曰前此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金人欲大夫往故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詡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章返歸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別無所議金人每以逗遛爲言此

行逗遛之迹明矣今三尺之童皆謂金不可和未知廟堂以謂如何朱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絶使路公意欲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来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如何增辦繪曰今乞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耶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鈔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朱曰待来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携禮物六分尼堪以下

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到北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而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喬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臻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覿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禮萬一來館中薄賂之物乞更加增此私覿兩分來即與不來即已朱曰亦待奏知二公以為是繪論行期未便令下臨安府限三日辦集時九月十三日也先是良臣等對曾奏知臣等未行亦是一事欲乞早辦禮物逐往鎮江

伺候上曰大禮後可行是日又於堂中說及故限三日
足辦後得旨令九月十九日韓胡上殿曁對上曰前日賜
卿等馬皆内廐名馬顧繪曰卿必能乘騎顧良臣曰卿
文臣頗習此否良臣曰臣雖書生不敢不勉上曰卿等
此行切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
歲幣歲貢之計不須較更為說守文虜中久在金國渠
有父母日望渠歸見尼堪可說與早交放還更說襄陽
諸郡皆故地只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察院

有前後探國書文字卿等可問朱勝非皆録取去庶知首尾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而不言乞聖慈宣諭臣等恐合預聞上曰止是淮揚有舟船來運麥聞今春得麥甚多此不足慮此行甚坦途止是遠渉亦須過爲將護卿等家屬待朕時遣人問訊良臣及繪皆曲謝而退到堂是日朱相不入已三押趙樞孟叅胡樞聚堂見良臣等茶罷起白所授聖訓趙曰事渉機密少時閤子中相見胡離席曰啓樞密莫就此大家商量如何

趙不荅胡復回良臣等退繪至客次語良臣曰次第趙
樞以不預始議決不肯預此事良臣曰不然繪曰少間
飲罷再來趙樞決不見吾輩（蓋趙鼎初時已不主和議）已而果然趙
遣直省官傳語曰以督府事忙請只與參政胡樞密理
會既見二公亦白探報事繪曰若至鎮江聞有警急合
與不合申明孟曰豈可不申明自是再至中堂趙必以
督府事忙為辭九月預備一劄云某等有使事面稟累
蒙鈞旨只取劄子以涉機密不敢形于紙筆既而再到

果以事忙只取劉于趙久之送劉于與孟久而復見胡
曰行期如何繪曰行期只在朝廷發遣良臣不答孫曰
某已朝辭但未得國書不敢徑行孟曰旦夕國書可得
是日堂中辭後張俊言已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
良臣等乞再對不報二十三日堂中見孫近笑而言曰
非細再添良臣問幾何孫舉五指於胸前蓋聞有大舉
意遂添作五十萬次日得國書辭會朱相宣麻即發趙
已下傳語曰事忙不及相見且請保重堂吏云為已吃

點心才畢去送朱相繪于柱廊下厲聲曰豈有遣人使不測之地臨行不相見之理設如私家欲遣一僕幹事臨行亦須丁寧而後遣堂中皆聞之即日就道至秀州已聞敵騎犯淮南至吴江准省劄催行備泗州申已發接伴孫少卿十六日至宿平州自是兼程前去日被省劄催督至平江府得制置司關報審問事宜又被省劄速到偽界接伴牒朝廷令賫執前去於阻節處照驗至常州本州申探報敵騎已在楚州又准省劄云已劄淮

東安撫司令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時淮東安撫使已下官吏皆退保陰沙承陽官吏已散十月初七日至鎮江韓世忠已駐蹕維揚鎮江沈晦迓于門外舟次排食酒數行晦離席問良臣曰侍郎是誰門下人良臣曰某孤寒無援引晦曰為郎時是誰除良臣曰席大先薦對後除晦曰是可知是可知晦亦絶不來相見良臣等因募使臣執旗報信俟報以行乃作稟目備前後朝廷不以禮遣各指首鼠無敢任國事之意初九日

遣書狀官梁植賫赴都堂其稟目云某等比于九月二

十四恭領國書當日就道至平江府緣得泗州關報齊

人引伴已至宿州某即以一行官屬姓名般擔人數回

報約十月十九日過界至無錫縣承朝旨催促即就道

疾馳十六日卯時至鎮江府所得探報并召募使人往

軍前事已逐一公狀申稟不敢縣叙目今韓宣撫大兵

已渡江屯泊維揚不測挨戰然敵人多寡隊長姓名見

劄寨去處探報不一某欲赴趨軍前而江北官吏四散

道路阻絶亦未知軍馬是何頭項又恐爲他盜窺伺如
牽駕般担兵夫别無支賜激賞未易驅廹使蹈不測之
地國書禮物事體非輕萬一别有疎虞使其何以藉手
不可不謹倘如潘致堯時却回行在再降禮物等重有
煩費況今日淮南道路兵馬如此明知其不可前進而
徑往誠愚而無知之甚者亦朝廷舉措恐不當而繪切
料彖楚之衆若是齊人必不喜聞和議雖齊人所建和
議今來既非素望豈復肯顧使人或謂此舉金人不在

其間是大不然豈有不先關決金人敢擅舉事之理金人果與同謀則前所謂和議果安在哉緣累奉朝廷指揮催促過界不敢不隨宜措置遂逐急召募使臣等前去報信雖俟人回進發若得信之後王師與敵接戰則所約日時與交轄處所必定又致參差繪非敢愛身避事使其有益於國雖蹈萬死亦無所惜若不顧事勢徒委身敵手亦無所補況繪被命之下在二公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疎脫再念此行既無責任在繪固以

為幸然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在行期日已聞警報
亦嘗稟白參政若未出疆有警合與不合前去又蒙鈞
誨以謂豈不申明某至此偶值軍馬阻絶深恐有誤國
事遂如鈞誨節次申明然連日被受省劄催促令執宿
州牒於前路阻節照驗前去又令淮東安撫司名募使
臣說諭泗州楚州令放過奉使某殊未曉所以竊謂淮南
若有兵馬阻節恐合劄下本所相度令來節次承授省
劄止是催促行程不問道路通塞合作如何處置却令

淮東安撫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過界其承楚州既有朝廷守臣在彼何用說諭若有兵馬阻節及承楚已為敵人所據豈可不使預聞一二況淮東安撫司官吏已散何從召募其令鎮江詳開事宜大段緊急決非遣使可以定議再令和議本為淮境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況臨難解紛萬無此理禮切有一策輒敢冒進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孚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休息兵民之議未聞以弱和

强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澶淵之役規模未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鋭練兵士氣思奮百倍于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金人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遂使淹延歲月墮殺奮之士氣乖歸附之民心中外憤鬱累年于兹私議未定金兵已集背天逆理不亡何待竊聞警報初至宣撫韓開府奮决怒發激勵士卒以殄强敵為期統率全軍絶江駐劄淮甸伺便以進其進踴躍如赴私仇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

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彼國三不救之說將加激奮敵氣自懾吏望朝廷勉勵諸將以安危存亡在此一舉使其率厲士卒爭先鼓勇軍聲既壯國威自立則繪銜命一往宣布威靈庶幾乎其有濟矣苟不出此不度事勢止為退懦之計效尤前轍示之以怯益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必危萬一敵計少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歳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将去

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地是猶以羊委虎至
則靡爾何功之有恭惟僕射相公參政樞密盛德重望
同寅協恭共輔天子立圖中興某此行事干國體伏望
少垂鈞念若不問事體如何姑使繪冒萬死仲無益之
請亦無復可辭如繪固不足卹顧一行禮物私覿等方
令調發之時亦何忍輕棄繪始行之時累到都堂竟不
蒙與進其所欲禀知者非一無自而達今事迫情切不
免冒犯威嚴略叙萬一切望不以繪疎遠借言國事為

罪而所陳或有可採乞賜詳酌審其所當然者亟施行之倘使愚者之慮或有一得繪雖赴湯蹈火死無所憾干冒鈞聽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七二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姚濬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十月九日己丑盡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書牌至令寄留禮物私覿在鎮江府取天長路出六合前去并據鎮江府備准尚書省劄子稱良臣等顯是故作遷延分析住滯因依令又韓世

忠差近上使臣一員專一催促出界即時倉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鎮江府交割禮物私覿了當當日沈晦一自見訪良臣與繪各爲輕裝選使臣軍兵十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方來相别曰二公果去耶繪曰豈可不行晦曰忠義如此固佳只是分曉便不住萬一未至軍前鋒刀之下者多少事如何分别繪曰但以死報國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據本處巡檢申風色暴猛渡江不得繪只得在水府廟以俟日晡風少息遂渡宿瓜州

軍營十二日質明前進至楊子橋道逢韓世忠使臣持牒備坐聖旨指揮令遣上使催促出界而若稍遲緩罪有所歸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是亦光華比至淮揚三遣騎士來促至揚州東門外見有選鋒大隊軍前来某等問之云相公指揮回江頭把隘既至城於譙門上見世忠留飯云朝廷累有文字催促奉使過界只請令便行仍將出所受到御前金字牌文字一紙係令韓世忠將帶軍馬回来鎮江府江口把隘以示良臣因言

欲謁陳桷董旼遂就食于彼韓世忠差人傳語及送到忝辭門狀即令回去江頭照管舟船恐軍馬爭渡仍令董旼陳桷發遣使副行𠀋速行江頭幹當食畢差到馬八疋防護步兵二十八人即時陳桷董旼送繪等出北門繪與陳桷有舊城門之外駐馬久之以老幼為托桷泣數下左右傷恒遂行三里余見防護兵卒皆羸弱無用遂呼語之曰汝輩送我出不得已歸路甚難可自去努力報國家諸卒泣拜而去止將本所使臣軍兵前去

是夜宿大儀鎮並無居民官吏環坐一空舍下皆乏食
聞鷄鳴鬼嘯不類人境十三日行數里午前見敵騎十
人望見繪等一發呌呼奔馬前來矢下如雨繪謂良臣
曰速令一行人下馬回視墜馬者十四五人矣無敢前
者繪與良臣并執旗人獨前大呼曰不要放箭是來講
和金人遂斂收弓矢獨一騎前來問當你是甚人繪等
云皇帝遣來奉使欲要講和罷兵且各自休息其一騎
復回告之衆乃懽然少頃一時前來令繪等一齊上馬

聯騎往天長去沿路問皇帝在甚處繪等答以杭州又問韓家在甚處有多少軍馬繪等答在揚州來時却在鎮江府去不見得有多少軍馬又問莫是計麼先你過來待到回來廝打麼繪答云他是兵家講和人怎得知去城六七里有百餘騎擁一老帥皂旗髙旌皆金裝老帥容貌秀整乃聶呼貝勒其下皆稱萬戶大郎路次相見與使人相揖所問如初又問少帝幾歲謂淵聖繪等答曰淵聖皇帝庚辰是三十五歲又問皇帝幾歲答以三十二歲萬

户馬上屈指數過来軍前時是三十一二恰好也其辭甚温遂相引同入天長軍前譯者言你們来講和𪪐是好公事不如一發了却繪等曰某使人此来專爲懇請大國和議若得速了甚幸若欲太平不難只在大國一言而已譯者又問皇帝今幾歲某等荅云聖壽三十二歲譯者云向在汴京皇帝来軍前曾相見不知今相記否譯者又云泗洲来所在州縣多見恤刑詔書并戒石銘皇帝如此愛民𪪐好又問秦中丞檜在何處繪等荅

曰今帶職名宫觀在温州居住又問聞曾作相莫是聞
得大軍來後怕這裏軍前去取所以交他去繪等云自
前年歸朝廷後實曾作相一年後來堅欲請退遂以宫
祠閒居又問繪等韓有多少軍馬今在何處繪等答以
在揚州不知的實數目來時見韓世忠將出皇帝聖旨
文字教繪等看已勾回韓世忠令往鎮江府駐劄良臣
等親見人馬出揚州東門望瓜州去也繪曰侍郎亦不
可如此道用兵與講和自是兩事雖指揮勾回然將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回與未回使人不可得而知又問云韓世忠却在掩襲我後如何某曰軍中機事使人緣何得知又云言元帥謂達蘭已到髙郵三太子已到泗州令次㥁大軍馬都是劉齊鬪作来某云如今舉大兵前来談若欲取南州縣與他別人却壊了元帥軍馬不曉何苦為他如此萬户云恰似人家養个義兒却賭錢吃酒待㨖了又却㨖去那裡且只得㥁地說道韓家有幾萬都在淮南從入界来何曾見一个看如今怎奈何劉麟

去里某等云聞劉齊多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反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譯者云李成𤏡是粗人不成人物元帥𤏡不喜它到開德府遂奪了馬交行來十四日天欲明譯者令某等出天長南門過城壕於道邊立馬有三百餘騎圍定某等見老幼輜重並向西去至巳時引某等轉西至河邊令某等下馬前用大斧斫殺三十餘人遂令人拽某等下馬羣刀引手萬户憤怒擲去所帶貂帽按劍嗔目問某等云你們來講和昨日道韓家人已回

却因甚使人来奪拆橋某等答以是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萬户遂回顧交引過人来問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認得三人被傷是韓世忠軍下董旼下使臣虞候内一人不識某答云此是韓世忠軍中人萬户大怒云似恁地事怎生信得你們却是先来稱講和暗地同来等害我其羣從遂向前舉令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萬户以鞭揮之遂稍却某等見其意甚怒謂決不免某等厲聲叫呼指天誓日云使人棄父母棄性命前来

只為講和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豈肯教知他計其若不見察願就一死以報國家死無所恨問難往復半時辰來見得其等辭直理順萬户云教你去元帥處（謂達蘭）其等云若得到元帥納了國書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請死萬户笑云大金泛使公事待交一个會漢語番譯人做通事且好坐馬須臾差到通事蕭大尉防護甲兵二十人遂同行到寶應縣用一黄河渡船擺渡人馬其等説話云是濟州人姓滿舊在學校與李鄴極

相熟李鄴見在偽齊作右丞某等問茲事如何答曰甚感人又問可知否則探手元帥差到接伴官蕭團練使李少監（某等前日進呈語錄誤寫少監）欲來相見某等探問得蕭團練小名赫嚕李少監名聿興遂與某等相見叙因使事幸得相見之意李聿興問來議和事某等云此來為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共銀絹各二十五萬疋兩某云見存之地為章誼回日所存之地又問既來講和却為甚叫韓世忠來掩不備侍郎團練是幾日過天長某等答

曰十三日到天長李聿興云正是會期全似酈食其事其荅云此是田横不察食其何罪某云酈食其當時以游說止齊韓信從而襲之此來何嘗止大國之兵又云兵家事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江南州縣此已是大國曾經畧定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正是軍人放馬遞𦤺到來却是大齊說得都是某等荅云經畧州縣事前此書中並不曾言及止是淮南不得也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如韓世忠

掩襲事某等實不須聞奏與云不知皇帝所用之將却不得皇帝指揮怎敢動某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閫外皆得而專之又云如此是韓世忠跋扈萬一和議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敗盟約某等云既是講和之後皇帝必須有約束不許妄動奏與云江南第一不是處為不合須要量復故地如襄漢州縣皆是大齊已有之地何故却令岳飛侵奪某等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是時方

遣韓肖胄等奉使大國其事曾約束邊境不欲深探自後李成侵擾不已既招安得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侵陵不已實恐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襄鄧州等故地即非本朝生事相侵亦須相察聿興云元帥欲要國書看不知可以將去否其等云不妨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聿興遂喚幕外趙校尉（是副元帥處番譯人）將去蕭赫嚕又問泰中丞安樂麼此人元在自家軍中煞是好人其等荅云見作宮觀差遣不任

職事却請俸禄閒居聿興云無如此快活也又云侍郎
團練遠来事要早了時若告它元帥須似申包胥泣於
秦庭下不知如今本朝所須底事莫須應副得麼其云
此是國家大事使人豈敢擅決使人止得將命傳導言
語而已聿興云事固然江南而今擅占據淮南州縣本
朝大人門瞻怒其云自来使人往還中書𠖥使人口授
並不聞有此議皇帝皆所不知若大國便加怒豈不誤
他江南聿興云怎生更待商量復故地其云以中間丞

相慮書有云既欲不絶祭祀豈肯過爲怯愛使不成國
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
再三審問某等復深言之某等江南新州之地皆江海
陂澤又無不經殘破却與大齊不同聿興云大齊雖號
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侍
郎團練曾見執旗報信張革等否某云不曾見不知是
幾日離軍云十一日某等云某等是十二日離揚州以
日月考之可見聿興云元帥教將劉子去都是元帥自

道底言語更無文采再三道你我直迷着那言語𣢾有意來者使臣却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得某等云一行人莫非忠義奮不顧身之人豈有懼怕者遂問皇帝在甚處某等荅云駕在臨安府又問臨安府是甚處某等云便是舊日杭州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某等又云星夜兼程往來不過半月聿興又云大軍在此這公事𣢾緊某等云若得元帥早有處分回報江南使人豈有稽緩又云昨日書元帥已教番譯做回書要看次

第一兩日相見也二十九日午晚有送馬來赫嚕聿興令人傳語請上馬見元帥其等回轉語畢上馬同行城中屋宇有五七分已上其下並有兵馬并煆鐵打造軍器河內有糧船百隻並是東京板掛七百料船牽船人等並裝青號上書青州運糧船戶其人又有輦運司第十五綱字運少頃引其至屋下見達蘭朝外坐並用蘆蓆釘辟鋪地左邊用紫布遮辟其等認得是氊車子所上用之物傍有四人坐皆衣渾紗短袍裹頭巾着求頭

靴右邊有紵絲戰袍或着毛衫官軍五十餘人并有全
裝甲士十餘人引其等向前禮畢令譯者問云皇帝安
樂其等對曰聖躬萬福又問使旨其等荅曰其等離江
南日奉皇帝指揮令誠致懇請乞早定和議迎請二聖
其等星夜前来十月初六日至鎮江府先遣張革執旗
報信數日無音耗其等不敢住滯又奉皇帝指揮令寄
留禮物私覿在鎮江府由天長路出六合前来大兵壓
境不知所得罪之由譯者云使臣所說更有甚傳語其

等云盡在國書中譯者云國書中事却見了元帥台旨你們所説待信來又已前數次失信待不信來又怎生全不信得今次舉兵為生靈不能得定自入境來並不曾殺一人房屋不曾拆着你們都見又呼隨某等一行使臣近前聽某等對云大國舉兵若以生靈為意天下幸甚江南所以再三遣使懇請上國止為生靈不得休息所以再遣某等前來欲得早定和議且告元帥矜存趙氏社稷憫恤一方生靈譯者云向時第一番到汴京

皇帝同張邦昌来軍前為質我曽親自説與皇帝家國不要聽賊臣言語我道有一喻一似人家盖一个房子使椽柱瓦木盖得是好却須住房子底人做主防水火盜賊若不會照管便倒塌了此時親自説與皇帝一一聽得却令趙平仲来刼寨事不成賺損了他人當時便失信如今言語怎生信得其等云失信之事盡是前朝奸臣誤國皇帝雖親聞此語是時皇帝止是親王事不在已皇帝即位以来未嘗棄信於大國譯者云這底只

是怕你們不知又怕皇帝官高職大後不記得也又問某云元帥問你當時不是曾隨皇帝來軍前麽某云是時先人仲通曾充國信副使同沈晦隨從肅王出使大國在燕京死節譯者傳達云達蘭首肯數四譯云我這里說得話望你們到皇帝一一說某等云豈敢遺落一字須一一奏知云某等皆是皇帝親選差來只是真實所以遣來懇告况今日既荷大國許和莫非至誠懇請尚恐不蒙聽從更豈可不任誠信某觀譯者所授言語甚多所說極少又每

人姓并地名只作漢語音料止是譯音不改至于姓名則不能變矣譯者又云你們說得却是只是難信其等云到軍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之心實不遑安敢望早定大計使其等歸報江南庶得生靈早有休息之期其云其輩非敢自為脫身大底國家安佚人亦安若國家未安一身亦弗安譯者云元帥令你們且歸安下處候三二日左元帥到来商議了交你們去其等云此来荷元帥授館種種周備不勝感激惟望早賜台念復命江南遂退聿興云沈元用今

在耶不在元用謂沈晦字某等云在又云見在何處某等云在浙中見任待制聿與云是同年聿與曾在宋朝沈晦第三甲及第後來却再與本朝取應來問某云侍郎是誰榜某云何溴牓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出賦題是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某荅云此可見大國息兵之意天下幸甚又云這賦題是本朝張炳文侍郎出了相見問是誰意思左右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遂令人用國書譯過其傳看後大喜遂與張侍郎轉兩官某等復

云大國果有意偃兵修文豈惟江南之幸實天下生靈
之福其等以聿興所説遣其等回報前後反覆遷延不
定其等恐誤國事遂以長書獻達蘭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謹裁書獻于元帥節下某等竊聞自古帝王不得已而用兵一本于仁義而已推仁義之心而行于征伐之際則堅甲利兵乃非凶器伐叛服柔乃非危事克致師中

之吉終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堯舜以是而帝湯武以是而王自兹以降五伯之事崇尚詐力不仁不義無足言者恭惟元帥鍾靈嶽瀆孕秀璇璣英勇絶倫智畧輻輳撥整六師征伐四克豐功偉績焜燿鼎彝雖古韓白衛霍之徒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拜伏下風得望顔鼎欽聞至教且謂大國舉師以仁義為本以生靈為義故自軍師入境禁屠戮止俘因樵夫牧兒秋毫無犯深仁厚德遐邇悦附是宜頻年以來拓地萬里包括宇

宙勳業隆大起今冠古而無與爲比也其等相與退而
嘆咏仰服大國之仁祇誦元帥之德不能已矣輙敢冒
進蕘言伏惟執事留聽切以大國德澤仁恩丕冒寰宇
凡日月所照舟車所通無不沾濡獨江南僻陋趙氏社
稷與一方生靈未蒙加恵殆非篤近舉遠一視同仁之
義頃者伏蒙大國惻然有存撫敝邑之意許通令命遂
蒙丞相都元帥賜以書詞許以立國江南君臣感服至
意誓傳子孫不敢忘懷爾後江南以三遣使未獲成命

自章誼輩回即命其等再奉使指于軍前傾布誠悃欲存守見存之地竭偏方不腆之賦歲歲貢獻以表事大之禮且二聖復還江表輅車在途遽聞大國舉兵入境江南上下恍然疑懼以謂方仲懇請乃蒙見伐不審何以得罪而至于此某等不敢退緩輙冒萬死崎嶇險阻天與之幸但得達命於麾下過蒙與進不賜擯絶諄諄誨勑至誠惻怛尤有存亡繼絶之意則江南再造尚有望焉雖然大軍壓境兒已復踰月使人達命亦再浹旬而

未知所處豈茲事體重大詳慮熟計詢謀僉同而後報
耶抑有鄰國容心於其間必將激怒大國而不欲終遂
惠于敝邑此不可得而知也間劉麟在右元帥軍不深言切以江南
小國越在海隅中間限以齊境凡欲赴訴無路自達固
不若鄰邦容爾上國苟有所言無適不可伏望執事少
加察焉抑又聞之古者大國之伐小國也一謂欲其土
地二謂欲其臣服今大國遠勤士馬勞費不貲所謂土
地即舉而與人而江南之意誠心懇服方且願臣事而

不得則是二者皆非大國出師之本意而直以生靈為念則堯舜湯武之用心不是過也某等願早得執事一言歸報江南庶幾速定大計將見在大軍兵不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靈早得太平恩沾四表名垂萬世豈不休哉如某不蒙矜貸含怒震雷旌旄所臨如拉枯朽使趙氏社稷寄托無所一方生靈肝腦塗地致大國恩澤終不被于遐陬即是某等奉使無狀無補家國願先汙斧鉞以報主恩且以為異日奉使之戒重念某等一

介之微被命此来伏蒙執事假館授餐種種周悉恩遇甚厚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以待命之久君憂臣辱食且不遑是用裂眥瀝血披露危懇敢盡布于下執事進退惟命干犯威嚴不勝戰恐之至不宣托聿興投之聿興云未得指揮不敢妆即令差人去復郎君聿興云聿興本是密院令史本朝令史皆以進士為之因元帥行軍被差前去初不與軍中人相識及到此與蕭團練同事此人極純實可愛遂以至誠相待聿興今来方敢獨自

與侍郎團練相見又云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
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官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共
蔡太學并本朝十數人相與評議其等問蔡太學見任
答曰任乾文閣待制它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
令史近來本朝又為於燕山府用一萬錢買一所宅子
蔡太學云尤勝于它汴京宅子又云眾相得宇文相公
直是喜歡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尤不如得相公時歡
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服支賜宅庫里都滿也其等

云大國丞相照是知人事與又云昨日元帥書詞照好
足見忠孝侍郎儒士團練名家似恁地忠孝必有美事
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合做底事某等雖愚昧不敢不勉
因叩問行期何日定可得報事與曰必非晚也又云元
帥性似劈竹將來使回須是分毫不可遊不如此定是
進兵某等云既是大國許從和議亦須是使江南可以
從者若大國故為難從之說則江南何以自處更望少
監究轉相成陰德非細又荅云異日自知二十六日拂

明赫嚕令人傳語某等元帥有指揮令奉使即令起發回去赫嚕聿興云等一行起發聿興與某等馬差近聿興啓與云侍郎團練即回也如聿興等何時離得塗炭嘆息久之某等遂與使臣軍兵行二里餘見達蘭擁三百餘騎前來相迎至路次與某等相見譯者首云江南州郡皆是本朝已經畧了當何故後來擅自占據令大兵已到此却又教韓世忠前來掩襲捉將我人去又遣使来和意是如何某等荅曰前來蒙丞相惠書止是説

淮南不得屯駐軍馬即不曽見説占據之事江南遂依
禀指揮不敢于淮南屯駐人馬所以奉承大國之命不
敢有違譯者云只此説話便是反覆既是江南不曽屯
駐軍馬却爲甚大軍到来韓世忠却在揚州某等荅云
韓世忠是淮南宣撫閫得境上有軍馬是他職事不得
不自爲備今来既是大國之兵必不敢妄動兼使人此
来一心只望和議早定如将帥貪功生事使人等豈得
預知譯者云既欲講和須是至誠不可奸詐兼是些小

掩襲不濟事如欲廝打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好我這里只用仁義行兵若一面講和又令人來掩不備如此終恐悮事只恐你江南終被將臣誤事如前面大兵到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與張底一一知得未信時語言問他們又云我此中未曾捉得你那里人並不曾殺你那里人捉得我人去亦不要殺却黨它們何罪況大軍不在此某等答云今來大軍壓境更蒙元帥矜察江南別無他意許立和議實為感幸豈

肯更敢虛詐不實及胡亂殺戮譯者又云如國書中說得𪾔是使人說得亦𪾔好只是信憑不得其等荅云江南遣使前来懇大國欲定和議無非出于至誠譯者云我這里軍馬你們想亦見莫只是来窺探虛實否其云大凡欲探刺虛實皆是國勢相敵未測虛實方遣使探刺令大國兵威如此自来所知何待探刺而後知也譯者復云使人所以留滯别無他意但為等候左元帥相見當面議定方得遣回其等使人来此所賫國書已先

納訖見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后表丞相元帥物録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留下其餘文字將去物録中物不用得如今厮殺后若我們敗時物也做主不得我們過河去后不知要這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授之某等又云元帥遣回使人江南必再遣使來乞一期限譯者云你們自說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稍緩二十日譯者云半月后望再有使來不來亦不妨某等云果有使來從甚路來某等取元帥指揮譯者云只是

從揚州來又云到江南傳語皇帝相別后懸是思念冬
寒保重其等再三致謝遂授其左元帥一封其等當面
看過遂辭而退見馬前一人着褐紵絲戰袍裹頭巾着
弓靴鞋疑是吳𢇁問之果然又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
騎馬在達蘭後問之赫嚕云是達蘭兄聿興云適來元
帥指揮不消得前路去遂與其等相別少頃上馬有鐵
騎三千餘人隨后聶呼貝勒送行至鎮江府見韓世忠
具以所當預聞者語之當日鎮江府差到牽駕人夫即

時來舟離鎮江府二十八日夜至常州見張俊亦以敵中人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滸市聞張俊艤舟集岸遂往請見舟中坐語甚久兼亦畧及使指俊云適聞得奉使回遂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到朝廷必自有所處也具見滸市巡檢差到人夫即時解舟至十二月初一日拂明到平江府見趙沈胡三人叙到問趙云且説因甚放過二公来良臣正色曰且容畧叙本末因不顧趙只向沈胡趙退步至坐席沈曰大家且坐

方黙茶皆不語良臣起曰某脫身萬死今欲赴愬于朝廷首先擬愬丞相良臣願就都堂請死趙曰恐鼎不合干預且請參政機密請二公閤子中說話繪曰適魏郎中對丞相非敢失禮容但備訴艱苦且望丞相優容使畢其說趙曰某和他吃了人多少言語正所謂嗤其面使自乾者適來無他如二公勞苦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問欲速知事之要領耳其辭少和乃問曲折看國書而退後省諸從官轉語請相見遂見時王居正唐煇

孫近劉岑在焉良臣復厲聲曰某所以奮不顧身止念在廷臣僚皆各有父母妻子獨主上孤立於此如朝廷何良臣輩豈能使人因大慟衆皆愕然且曰良臣必泣訴於上前遂退因見吏部汪思温王純度李元倫金部吳幵皆良臣同舍繪亦吳幵舊同官衆問金兵多少據所見不及二萬兵據劄探及金人說四路有人每路十萬然皆不曽見時良臣情怒未已汪思温曰不須如此請平其氣是日午刻有旨召對内殿上問勞聖語温厚

良臣等皆至感泣上問過界事皆如語録對上委曲問
敵勢繪曰臣所見自天長至辰州達蘭人五寨共有二
萬人或云三太子四太子劉麟四頭項臣皆不曾見見
有戰船三百餘隻大小不一人亦甚精鋭臣聞漢髙祖
怒韓王信反欲與匈奴共擊之前後遣使十餘輩皆以
謂可擊繼遣婁敬獨以謂不可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
見所長今往見羸瘠老弱此必見短必伏兵以爭利愚
謂不可擊乃械繫婁敬往卒困于平城臣願陛下勿輕

此敵臣又聞張義以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市交偷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公家而成私門臣死不敢為此惟聖主審度事情因時制宜可保萬全上曰卿所論是卿等見達蘭狀貌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識之其身長大面微赤色如患風疾臣等初見之首言京城下曽侍陛下言以蓋房屋為諭上愕然曰尚能記此説是日自㤗泛後對曰入出堂中再名與沈胡大殿上相見問勞甚厚盖有從官言使人遠歸朝廷如此相待後來何以使

人遂有是禮翌日疾作下休致狀繼而堂中請良臣問
四路之數良臣曰却是副使曾與吳玠說若有問審的
當須奏知豈敢不白知朝廷吳玠王純等以等說諧使
人於趙不兩月三人同日告殂疾症若一好事者或以
為報應其等制任狀先歸告良臣曰陛對時聖語如此
是未見宰執之語次日諸公對事必不然宜速為去就
良臣曰某已乞從便繼而韓世忠遣壕寨官張杞往軍
前下文字回還觀察使歲暮敵退言章論列馬承家并

及魏良臣皆罷又論不渡江人追減恩例并所得恩澤亦有言章皆緣趙鼎初不主和議適使副歸日趙已當軸其既休致而良臣亦乞宫祠而歸其後詳悉更不録焉繪又仲通宣和間蔡攸爲宣撫使副日有書言十不可今附于後云　五月二十五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廉訪走馬公事王仲通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領院少師相公閣下敵爲中原患久矣其盛衰强弱未始有常其俗以畜養爲業隨逐水草習于攻戰此天性

也中國所以制北方者非尚遠計破其寨落而後為功也備吾之邊疆以禦之而已故甲兵不可不修城邑不可不固糧食不可不充如朝廷前後戒飭邊臣講畫武備常若敵至可謂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禦敵之方無善於此某伏覩朝廷亟命樞近大臣及起發諸路兵馬徑趨河北某嘗聞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其謀未發而聞于國故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某雖不知朝廷深謀秘計觀桓公謀伐莒之事可以意得萬一無事

則幸矣如或別有措置有不可者十切以承平之日久為極盛之時天子方垂衣拱手享四海之福如覆盂之安萬方無事豈不美歟師旅一動則有北顧之憂處安慮危得不患之一不可也石晉割十六州以事契丹而周世宗尤能不血刃而定三關況主上睿謀神武王師所向無不克捷今兩朝通和師出無名二不可也金處遠方長戰於北遼用兵侵奪郡邑幾二十餘州又欲取漢故地獻納朝廷茍使力能平蕩亦與時復與金人為

敵國矣是滅一强敵又一强敵且無百年誓約可守能必其衆不犯我哉三不可也北界部落多矣如契丹奚人渤海其地皆不毛雖籍内地土境為衣食種養之源一旦收之絶其歲賂飢寒可立待彼當必爭致用兵不已矣天下騷動四不可也北道數千里無險要可恃皆平原廣野用衆之地寡固不可以敵衆今逐路戰卒否不過數萬人彼若傾國應者勝澶淵之後侵削之患安可忘之五不可也當熙豐之朝天下豐富府庫餘財貫

朽莫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神宗皇帝函容未欲輕舉者欲先靈武以大河為界斷匈奴右臂今靈武尚在西為脣齒之國得不助之乎攻之則理宜必救救之則腹背受敵六不可也夏國多用漢人劉文珪計策嘗有意深入因糧擣虛以快其欲今以關陜諸路精兵備北則于國為失策於西則大為可慮重此忽彼七不可也聚人曰財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如賦不足用以天下之財轉給為不難至於穀粟匱之豈容倉卒而能就也

蓋聞各邊儲蓄不廣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八不可也生齒繁夥民鮮積聚歲有水旱則流離不可勝計國家發倉廩以賑之乃能少濟今若小有事宜科配百出使無可辦孰肯束手待斃必轉而為寇攘九不可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氏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幸頻年豐稔民力尚未優裕一有荒歉何以救寧十不可也其所論緣利病灼然惟恐未有人為朝廷言者其久在牧守荷國厚恩既有所見默

默不言是莫大之患也方今領院少師相公為國元老乃心王室天賴明哲康濟生人天下大事無大於此其嘗採衆議出入一口但畏禍莫敢出位而言某仰恃其官至誠至忠敢罄拙直惟冀高明早為天子尋復開陳苟合帝心天下蒙福忠孝功業爛然光明區區之意實在于此冒瀆尊威戰慄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六十三